

獸獸 行軍



汪 馥 泉 編

MG
I253
285

2929.

818.99

汪
獸
軍
獸
行

救 亡 小 叢 書



汪
馥
泉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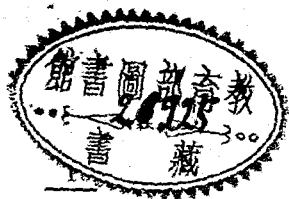


3 2173 0989 1

1935

目次

當南京被虐殺的時候.....	汝尚(一)
一筆血債.....	一戰士(一六)
日軍在南京的獸行.....	邱振河譯(二二)
一個被污少女的自白.....	××(二七)
在敵人踐踏下的女同胞.....	梅蘭(三二)
吃人肉和燒傷兵.....	佚名(三七)
賣腦髓的人.....	野蘇(四三)
意想不到的殘暴.....	紀仇(四八)
非人道的戲謔.....	姜蕙(五一)
淪陷後的安陽.....	張向遠(五六)
敵人在揚州.....	鮑雨(六二)
我同胞在敵軍暴行下的慘劇.....	范也熱(六八)



當南京被虐殺的時候

南京今天一變而爲血腥的地獄，那吃人喝血的魔鬼，他們的殘酷行爲，決不是我這支無力的筆所能表現出來的。這一篇記載，僅是我個人所身受的片段報告，在下筆之前，謹向被難的同胞敬禮，謹向淪陷在戰區的同胞祝福！

一 別了，南京！

我爲了熱病的糾纏，體溫昇高到四十度，不能遵照市府的通告，預先遷出南京，又因爲「傳染病」三字，被拒絕於難民區之外，所以只好遷居在城北一間破陋的平房裏。唯一照料我的，只有一個年已花甲的老人張德。

十一號那一天，陰沉沉的，片片的白雲，佈滿了天空。可是早晨七點鐘所發出



(南)



的警報，一直到了下午五點鐘還沒有解除。敵機來來去去，究竟有多少架，誰也不能肯定的說，總之，留在耳邊的是不斷的嗡嗡聲和陣陣的炸彈爆炸聲，一次轟的一聲以後，房子就跟着搖蕩起來。我躺在板床上，好像臥在大搖籃裏一樣。可是，這些在我們的心里早已失去了它的恐怖性，它不斷地加添着我的憤恨。

光華門及通濟門的戰事，整日未停，雖然到了黃昏的時候，砲聲漸稀，但是連珠放的機槍，已經找不出它的間息來。

雖然敵機在黃昏的天空中漫無目的地投彈，雖然敵人的砲彈在天空中飛舞着發出銳厲刺耳的呼聲，但往難民區逃難的人羣，仍舊扶老攜幼，抱着日用不可缺的衣物穿過馬路口的沙袋，向那里走去。這時候，他們對於生命的價值，已經估計到最低的限度了。他們帶着死灰色的面孔，踏着馬路上被殘酷的炸彈和砲彈毀滅的同胞所流出來的血汁，沒有太息，沒有顧念，一步一步的挨命地往前走。

大概是晚上七點鐘的時候，市府留守的職員蔡君，突然的來了。面色紅紅的，

微微有一些兒喘氣。

「尙，你知道嗎？我們恐怕要在今夜分別了！」他說話時的態度是那樣的嚴重。這幾天來惴惴不安的心事，恐怕今夜要實現了！我不敢那樣的想，但是事實放在面前，又不容我不問了：

「怎麼？前線不利嗎？」

「唔！」他沉默了一會，重重的呼了一口氣。「即使我們退出了南京，這不過我們暫時的失利，……可愛的南京終久有一天再回到我們的懷抱裏。尙，我告訴你，據剛才所得來的消息，蕪湖恐怕已經淪陷了，鎮江封鎖線現在也難保全了，所以今夜我們不能不退。」他的眼睛有些濕潤。

下關所有的一切在軍事上沒有價值的建築物，我軍爲了廓清射界及免爲敵人利用起見，在前天起已經自動的焚燬了。熊熊的火光，籠罩着全城，象徵着大毀滅的時期來到了。我們的房間內，雖然沒有一盞燈，但血色的天空的火光，從被震破紙

糊的窗櫺中透了進來，已經足夠看清房間內各人面部的表情。

我的理智已經完全爲幻念所佔據，我現在已記不清那時我的情緒如何，只知道我的全身像投在火坑裏一樣，熱度又昇高了。

蔡君臨走的時候，好像這樣對我說：「你安心養病，早日恢復健康，我們將來在前線見，暴敵對於病人不致有所殘暴吧？」我知道他完全是爲了我的病而安慰我的。在這樣水深火熱的當中，能還談到安心養病嗎？那時我已經決定，如果將來有侮辱的事加在我的身上，我願意以生命去代替。

因爲精神方面的刺激，我的病症又使我沉到昏迷的狀態里，夜半清醒轉來，外面的砲聲很疎落的響着，我聽得出那是我軍在獅子山以及紫金山一帶所發出的吼聲，但是機槍聲及步槍聲，像暴雨來到時的雨點一樣的密集，并且從東南角伸長到了城中一帶。我明白了，南京的命運，已經到了最後決定的時候了。

張德是一夜沒睡，他老是含着一筒將熄未熄的旱烟桿。聽見了我在牀上反轉的

聲音，隨即用他慈祥的眼睛向我掃視一下。我們互相對視着好像言語已經失去了傳達情緒的能力。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了，最後他忍不住這淒涼的沉寂，告訴了我他晚上在前進屋子裡聽來的消息。隔壁的張嫂子同他的孩子今天往難民區去的時候，在三牌樓附近給流彈打死了。她那瞎眼的婆婆，已經哭了一個死去活來，到現在也沒有人去問她的消息，他還聽人說難民區裏也落了幾顆炸彈，炸死幾十人，而且都是女人和小孩。在他結束了這段話以後，接連的搖搖頭嘆了幾聲「太慘了，太慘了，老天爺真是沒有眼睛！」

我知道，在他的心的深處，隱藏着不可磨滅的烙印，我除了爲那些無辜死難的同胞傷感而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天色轉到微明的時候——其實，在那個時候，已經不能分清是什麼時候天亮的，因爲整個的南京城已陷入火燄的包圍——鐘鼓樓新街口太平路一帶繁華的街道，都在火神的掌握裏了，鮮紅色的火燄迎風飛舞着，一陣陣的熱浪和黑煙，噲得人喘

不過氣，睜不開眼睛，轉瞬間一切的景物都改變了牠的形像，我從窻洞裏向外一看，驚奇得幾乎使我跳下床來，啊！偉大的犧牲啊！偉大的焦土抗戰啊！昔日莫斯科抵禦拿破崙的侵畧而實行的焦土抗戰，想不到又臨到了今日的南京，我們真幸運，能夠親臨這一次的戰役——爲正義而戰的戰役。

密集的槍聲從各方面傳來，已經不能分清我方與敵人的，突然，像一頭受傷的野獸發出的尖銳的嚎聲，突破天空，一直落到我們屋子後面五十米的地方，轟的一聲，跟着就是一片混雜倒塌的聲音，我們所住的那間屋子的後牆，也隨着搖擺起來，傾圮了一角。頓時房間內成了灰土的迷宮。破桌上所有的用品，全都結束了它的命運。但這些，除了那一剎那的恐怖以外，也并不感覺到什麼。

這一顆砲彈所給與我們的，是摧毀了三間破屋，一個賣菜的老人和他的小孫女被殘殺了。

十二日就在這樣烟火漫天，槍聲混雜中結束了。

我的體溫似乎已經減退了，晚間我居然能掙扎起來站在門口，向血色的天空幻想了片刻。

十三日情勢突然轉變了，雖然槍聲還是像昨天一樣的叫囂着，但是敵我兩方面太不平衡。城裏敵人密集射擊，只換得我方幾聲疎落的回音而已。但在城外下關一帶，迫擊砲與機關槍的聲音，好像整個的長江在沸騰着，我明白這一切的現象了，我知道南京的命運是怎樣的被判定了。我好像聽見我們忠勇的戰士噙着眼淚在說着：「別了，南京！」我忍不住伏在枕頭上流淚了。

二 忍受了最後的恥辱

人們幻想中的地獄是怎樣的，我不知道，但在魔鬼掌握下的今日的南京，就是一個人間地獄了。我們淪陷在它手中的同胞，他們的處境遭遇到，比我們幻想中的地獄，也許要痛苦得多罷。

南京完全陷入了大混亂的狀態。零碎的槍聲，隨時隨地還可以聽見，這是我們英勇的戰士，散伏各處，和強暴的敵人作最後的拼命抵抗。

什麼時候從龍蟠虎踞的南京城樓上扯下我們的國旗的，我可說不清，但十四日早晨已經到處飄揚塗着鮮血色的太陽旗了。當我和病魔掙扎爬起來跑出門外的時候，遠遠的望見了一面太陽旗。一種恥辱和憤怒竟使我喘不出氣來，我想衝上前去將它撕毀，但我的神志已經失去了主宰，天地都在我的面前旋轉着，突然的，我什麼都不知道了。

醒轉來時，發覺了我又躺在床上。張德坐在我的身旁，他額上的縐紋，更加深了許多。

「你覺得怎樣？心裏難受嗎？剛才若不是我將你背進來，如果給鬼子發覺了，那……那一切都完了。」他的聲音有點兒顫。

「不，我要復仇，復仇！」我忍不住又流淚了。

「你現在且安一安心，復仇，也不是性急的事。像你剛才的舉動，那只是白白的送掉了性命，於事毫無益處。」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們讀書人，大概會明白這個道理吧。」

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給我一個莫大的力量，我又何嘗不明白剛才的舉動是無益的，不過爲了一時的感情衝動，我今後要努力壓制我的感情，從萬難中找到復仇的手段。

失去了自由，生命有隨時被毀滅的可能的人們，是怎樣的可憐啊！尤其是在暴戾，兇狠，殘忍的敵人鐵蹄下的人們，命運已經抓在他們的手裏，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有結束的可能。我們只有隱伏在這間破屋裏，聽最後的宰割了。

我的病症似乎已走上痊癒的道路，熱度漸減，精神漸佳，但城裏的情形正和我病症相反，造成了空前的劫運，不但我不能出去探聽一點兒實情，就是張德他每次出去一會兒，也被阻止回來。他究竟遭遇着一些什麼事情，他不對我說，但是他每

次回來時面孔所表現的驚恐情形，已使我明白了一些。我再三的詰問他，所回答的仍是一個含糊的「沒事」。甚至他有一次回來的時候，額上流着血，他還不對我說是怎麼一回事，他只說是不小心擦破了一點兒皮。啊，我完全明白了，這個富於含蓄的老人啊！

十五日十六日就在這樣糊塗狀況里半監禁似的挨了過去。

情形越變越壞，我再不能這樣苟安的偷活下去，我要脫離這個死牢，因為我是中國人，我要呼吸自由的新鮮空氣，這裏窒息的殘酷的污穢的妖氛，使我再不能忍受下去了。我這樣的決定了是在十六日晚六時。

那天下午，天氣陰霾，片片的寒灰色的雲，飄過來，飄過去。微微的有點兒風，淒涼的，悲慘的景象，爲着在毀滅中的南京而哀悼。

突然，像吹過一陣狂風似的，房門被什麼衝擊一下大開了，隨即滾進了一個人。因爲房間裏光線太暗的緣故，看不清楚是怎樣的一個人，等我們把她扶起，纔知

道是一個全身混滿了血和土的婦人。面孔雖然染遍了血，可是掩不住那蒼白的死灰色。啊，可怖的血人啊！

「舅舅！」她突然抱着張德大聲的哭了。

「怎麼，怎麼？輕輕一點兒！」那個持重的老人聲音顫抖得非常厲害，他知道他外甥媳婦——這個女人，會傳給他一個怎樣不幸的消息。他先扶她坐下。

「小金寶被鬼子殺死了，妹妹也被……」她的音調是這樣的不平衡，顯然的又想痛哭一場，但爲了某種恐懼，又壓制了下去。

「什麼，你妹妹同小金寶怎樣了？」他的聲音有些發沙，眼角已經潤濕了。

「被鬼子，被那殺千刀的鬼子弄死了！」她那憤急的情形，襯着那一副慘白而塗着血的面孔，使人一見就知道她那內心的苦痛是怎樣。「天啊！她們死得太慘了！那些畜牲們，竟做出這樣忍心害理的事，小孩和女人，不知道前生和他們做了什麼作孽的事，今生得到這樣的慘報，——」她再也不能繼續下去。

我給她一杯開水，來緩和她那高漲的情緒。

「今天一清早，金寶的爺出去了，一直到中午還沒回來，我們正替他担心着。忽然的來了幾個鬼子兵，湊巧我往後面廚房裏去，也沒看清到底是幾個，大概有五、六個吧？那些畜牲們，一進來，我就知道不懷好意，連忙往屋後草堆裏一躲，妹妹同小金寶在房間裏，來不及躲，被他們看見了。以後，我只聽見金寶喊我一聲，就不喊了，妹妹大哭大喊的鬧了一陣，也沒聲音了。只有那些畜牲們嘻嘻哈哈的笑着，我躲在草堆裏嚇得直抖，大約過了二點鐘，纔沒有聽見他們的聲響，我這纔大着胆子跑出來，輕悄悄的回到房間裏一看，天啊！」她忍不住又哭了起來，眼淚混合了血和土，簡直分不清她的眼睛和鼻子。

「這羣畜牲們！」她又繼續的講下去，「竟做出這樣喪盡天良的事來。小金寶我那乖孩子，躺在桌底下，身上塗滿了血，胸口和肚皮上被刀戮穿了兩個窟窿，妹妹是在牀上，赤身露體的仰臥在那兒，身上也盡是血，尤其是下身，天啊，這羣畜牲

們！可憐妹妹今年才十七歲，小金寶那樣四歲的小孩子，怎麼被……」她的喉嚨已經發嘶，再也不能往下講了。

「走，找金寶的爺，同這羣畜牲們算賬去！」她突然跳起來，發瘋似的奪開門向外跑去。

張德一把沒抓住她，楞了一下也隨着她追了上去。

憤怒的火，已經燃燒到了最高峯，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決定明天離開這魔鬼的世界，設法獲得一桿武器和這羣畜牲算賬。

張德突然一個人轉來，帶着絕望的神情，雖然天色黑暗，看不清他的面色，但我知道那一定是怎樣的難看。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活了，這麼大，也，活夠了……」他那急促的音調，完全是被絕望，憤怒，恥辱所激成的。

我告訴他我是怎樣決定了，並且說不願看着聽着這些恥辱的事而偷偷下去，我

事可在戰場上做一個炮彈下的犧牲者，只要我們離開南京城是可能的話。他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見，他還另外告訴我一些藏在腦裏的這兩天所遭遇的慘事，他說他看見了幾個鬼子兵怎樣用刺刀刺殺我們的壯丁怎樣在大街上調戲我們的婦女，他猜想着金寶的爺現在恐怕早已被害了，他媽趕上去也是白白的送死，最後他嘆着氣說：「這一次被害的人大概有十萬吧！難民區裏也是同樣的運氣。唉，南京的大劫啊！」

這兩天准許在街上通過的，只有佩帶皇軍順民通行証的人。爲了要逃出這個污穢的屠場，所以不得不忍受了這最後的恥辱。

四塊錢換來了兩塊白布上面印着皇軍順民的通行証，張德還設法得來了兩張臨時應役證，那是用了十塊錢託人換來的。

含着眼淚在臂上縫好通行証，咬着牙在十七日下午走到馬路上。

馬路兩旁的景物，完全改變了。殘餘的火爐尚在繼續半熄半燃的燒着。到處都可以看見紫紅色的血漬。

在太陽旗幟下的魔鬼們，隨時隨地都有刺殺我們的可能。我們除了低着頭懷着不寧的心情向前走，對於別的我們再也不能顧慮了。

盤據中華門的是八個兇橫的敵人同兩個漢奸，當我們把應役証繳驗以後，全身被搜查一下，隨即被釋放出來，低着頭從敵人刺刀下鑽出破毀的城門，但是，在我們後面的一個婦人，却遭受了無端的恥辱。

我們不敢再回頭看了，只有循着崎嶇不平的道路向前走。橫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將要沒落的太陽。

（二十七年一月追憶于西安）

——「七月」第八期

一筆血債

一戰士

以下是一位從南京逃出的戰士所寫在京被俘時親眼見到的事實。可以想見敵人滅絕理性的殘暴，和江南一帶受難同胞的慘狀！這一筆血債，我們不能忘記，我們一定要向敵人取債！

我元月初間才從滁縣附近逃出來，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我一向留在南京，並且有十多天一直被扣留在敵營裏。

偉大的南京，從去年十二月九日到十三日，在砲聲，炸彈聲，黑烟與紅焰中，

毀滅了，陷落了。

我本是×××隊通信營裏的小×長，十三日沒有走得及，於是在一家沒人的舖子裏被俘了。那時我沒被殺掉，是因為我已換了便衣，只獨自一個人，並且沒有在街上，偏偏敵人要找水伙，這樣我才被押着走了。走在街上，真是難過，路上東一個西一個，都是我們同胞的屍體，我不敢多看，偏又不自主的偷眼細看，那裏還能看得清楚！多半是一堆血肉棉衣在一起糝糊着，肚皮被扒開了，小便也割了去，後來我才知道，敵兵把挖了割了的東西，賣給浪人，還很可以得幾個錢呢！

後來走到一所還略微像個樣子的院子裏，門口貼個白條子，也不曉得上面畫的是什麼，另外還掛了一面太陽旗。裏面還另外有幾個同胞，袖子上帶着一塊白布，布上面有些記號，不久我也帶上一個，這就是我們的護身符，有了這個護身符，我又在南京停了十多天，沒有遇着危險。在二十六日敵軍又往江北開拔，那時一個敵兵拔出手槍，預備給我來個「臨別紀念」，真是我的命好，忽然最初俘獲我的一個官

佐，給他打了個招呼，擺了擺手，於是又把我帶到江北滌縣附近，到那裏他們途上撈得的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沒幾天就死了，還是我把她埋了的。那天晚上他們把我關在屋裏，又出去尋女人了，我才得破窗逃出，幸虧他們還不是正式作戰隊伍，所以我能免死逃出。

被俘的那天下午，整整抬了半天水，說也奇怪，敵人有張地圖，上面有些圓圈，誰知道那就是水井的位置，自來水當然早壞了，可惜我們沒有把水井都填住。第二天早晨我又被迫擔臉水，一個敵兵讓我挑水担到後院裏，又讓我往屋子裏送，我不明白，他就又踢我又打我，等我明白了，我只好往屋裏送，我方才走進去，便一眼看見了兩位女同胞掩着一條氈子，躺在那裏，兩個滿臉橫肉的「皇軍」官佐，一個人穿了一件女衣在對臉猙笑。我很快的放下水桶，昏着腦瓜子走出來了，我幸虧僅僅是中國人，還沒得是這位女同胞的家親或朋友！後來我見得太多了，才知道可憐的女孩子們，就在大白天，也那能穿衣服呢！

又是一天，敵人伙伙漸漸同我熟了，午飯後，他笑得大張着嘴，露着牙齒，拿一張照片給我看，上面明明是大江，水裏飄滿了浮屍！這不用說又是敵海軍和空軍對難民攻擊的戰績了。

一批女人趕進來了，她們的父兄，丈夫和兒女，那當然不用說了，黃昏時分，我見兩個裸體女屍被拖了出去。不分白天和夜晚，總是聽到哀號和嘻笑。日子我還記得很清楚，因為我是在渡日如年，十六號那一天，我們要搬了，這次走到街上，黑烟紅焰，仍然沒有斷，同胞的屍體可實在多得可怕，特別多添了許多裸體女屍，有的很可以看出是反抗暴行，才被敵軍順勢來個剖腹，手臂上，都是傷痕。十個總有八個是肚子破着，腸子擠到外邊來了，還有幾個母親和血污的胎兒躺在一齊。他們所以裸體的原因也很簡單，她們活着的時候，「皇軍」還不讓她們穿衣服，死了不給她們開刀破肚就是好的，還會把衣裳給她們穿上嗎？這些女屍的胸部，不是被割了去，便是被刺刀刺得血肉模糊，這明明是「皇軍」對於已經死了的女人還要再來

一番侮辱！

這次搬到了一個學校的地方，這裏已住有一部敵軍，並且還有一百多個被俘的士兵和老百姓，敵軍當然不會養活他們，就在十六日那天下午，武裝同志一批一批的被扒了衣服，雖然掙扎也不行，都連手帶腳的捆在柱子上，門上，或牆角。那時，有了護符的我，躲在做飯和有水桶的屋子裏，天哪！我真不曉得「皇軍」還會用錐子！他們用錐子和針向我們同志身上直刺，直刺成了血人，被難同志有時叫罵怒視，他們會連眼睛也刺上兩錐子，最後是用刺刀把喉嚨穿破，血像泉水一般的湧出來，皇軍便在旁拍手叫好！

對整批被俘的老百姓，「皇軍」如果不用着他們，便把他們趕到空地上，讓他們各挖一個土坑，跪在坑沿上，不跪的話，就是照腦上刺一刀，那當然就跪啦！於是「皇軍」就對準他開一槍，這麼一來，屍體自然就倒在坑裏去了。屠殺以後，掩埋的工作就該着我們這些白袖圈的人來幹了。這些殺法真是要打破一切一切的記錄呢！

只我的眼睛所見的血，何止三兩噸？這是敵人給我們欠下來的南京血債的一部分。

——二月七日漢口「大公報」

日寇在南京的獸行

邱振河譯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十一月十一日)

日本軍事檢查員阻止曼徹斯特導報駐滬通訊員發表日軍在南京暴行的任何記載。他們說，他的記載是「言過其實」或「向壁虛造」。但是現在直接從南京得來的文件，足以詳細暴露日人獸行的一般。

日軍於十二月十三日進入南京，第二天便縱任五萬士兵在充滿中國難民的城中自由行動。日兵在城中到處隨意胡鬧，搶劫中國人的錢財，食物和衣服，破壞房屋，污辱婦女，殺傷抗拒他們要求的人，在外國教會主持之下收容於金陵大學校舍的數千難民，也不能免，即使收容所懸掛美國旗，也等於沒有保護一樣。日兵打破大門或爬越牆頭，扯下美國旗，用刺刀威嚇外人。國際難民救濟委員會及金大當局

屢次向日本大使館提出抗議，也毫無結果。有一個很長的時間大使館不肯相信報告的實情，到後來再也不能假裝不知的時候（因為街道上充滿死屍，從大使館門前就可望見婦女被辱），則又承認大使亦無能為力。最初控制五萬士兵的憲兵只有十七名，遲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國際難民區域委員會兩個委員在城中坐汽車走了好幾英里看不到一個憲兵。

下述詳細情形，都是外人親眼目觀的，他們的證據毫無虛辯的餘地，由此足見失陷以後南京的實際遭遇。

十二月十五日，日兵第三次衝入金大圖書館。他們在館內強姦四個婦女，又劫去五個，其中二個被姦以後釋回，三個從未回來。當時收容於館內的難民共計一千五百名。

十二月十六日，三十餘個婦女在金大農業經濟研究所中被日兵強姦，他們已經到這裏來強姦多次，這次來的人數更多。同日晚間日兵又回到圖書館裏在刺刀威脅

之下要求錢、鏹和婦女。有幾個婦女就在那裏被強姦，司閹者因為未曾預備好供獸兵蹂躪的女子，被打得頭破血流。

十二月十七日，有幾名日兵衝入金大附中。一個嚇得哭起來的孩子被刺刀刺死，另一個被刺重傷。八個婦女被強姦，日兵日夜爬進附中的牆頭，結果難民都受驚成爲遏斯迭里亞病者，有三夜不能睡覺。

十二月二十一日，七個中國人從圖書館中被拉去做強迫勞動，雖然並無曾經當過兵的嫌疑。日兵又衝入金大醫院，並欲強搶搬運病人的汽車。幸被一個美國人阻止，始未被搶去。

以上所述，不過是一連串暴行中幾則不相關聯的事件。搶劫行爲始終未稍減，有時日兵往往逼着中國貧民挑携從他們那裏奪來的東西。數千難民因為食物衣服和金錢全部被劫而凍餒。還有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大隊日兵在軍官指揮之下有系統地焚燒貧民的草舍，使幾千人無家可歸。凡是收容難民的地方，便有日兵常川來「檢

查」，其目的實在攫取可供蹂躪的婦女。外人的居住也不能被免，日兵往往自由衝入。有個美國教士，深夜被一個帶着刺刀的聯兵從床上拉起。

經過屢次抗議後，日本當局始允加以補救並恢復紀律。皇皇布告的確貼在城門上和牆頭上，但被日本兵撕下。例如遲至十二月二十六日，還有日兵到金陵女子神學院來要食物，要衣服和要錢，而這個地方早已被蹂躪過多次。他們又強姦了七個婦女，其中有一個還只十二歲。同夜又有一羣日兵來強姦了二十個婦女。經過許多次的光臨以後，難民往往沒有錢財和食物可給，於是就被日兵拷打，因為他們不能滿足日兵的要求。

同日晚上——十二月二十六日——三個日兵乘着一輛汽車開到金陵大學的門口，宣布他們是奉命來「檢查」的。他們不許司閘聲張，帶着他找到三個女子加以強姦，其中一個只有十一歲。強姦以後還把一個帶回去。

這些事件不過是全部的一小部份，而且還是發生於情形比較好的地方，因為那

裏還有外人留着，和外人的「保護」。至於失陷以後全城恐怖和悲慘的整個情形，那就簡直無法想像了。

——「文摘戰時旬刊」十六號

一個被污少女的自白

× ×

我的××：

我很厚顏的說出這話，我是被日寇強姦了的，知道我的你一定會原諒吧！實則，這不僅是我的恥辱，而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恥辱，和我同樣命運的人，我真沒有法子用數目字統計，呵！天呵！愛我的！你聽到這話，一定是增加一層仇恨，而原諒是你的我，遭受了這不幸，遇着了這污辱！

愛我的！費宮人的故事我是知道的，而我當時所遇那蠻暴，實不容我有從容的對那強盜來虛偽的獻媚的機會，他們真是畜牲！畜牲！畜牲！

自從你披着征衣上北戰場以後，因為你的鼓勵，我也脫離了家庭而去實習看護，縱然我的父母都反對，但我終於聽了你的話而離開了他們，你不是曾來信贊美我

，說我是時代的女性，配做你的愛人的人嗎，那知，你的愛人在今天已受一層不可磨滅的污辱了，你如果還愛我，則我這污辱，你應當來替我洗刷，不，不是的，是替中華民族洗刷這不可磨滅的污辱。

我索性詳細的告訴你吧！我的愛！

大場失守，閘北退出，南市失陷，嘉定淪亡，……這一串串的不幸消息，每天由前線退下的傷兵帶來，那時，我們醫院的所在地宜興，就向南京搬，當時，我們都覺得南京是我們首都，終不會有什麼事變，縱然敵人所必攻，而我們也會死守的，西班牙的瑪德里，不是有這個先例嗎？誰知道，我們的首都竟遭遇了這慘史呢！我們的醫院搬到南京不多時，又向更後的後方去了，而我却被留在中央大學原址的一三五醫院，當時，我覺得都是服務，就沒有和他們同去，那知，我的命運是要受這一個不可形容的恥辱呢！

接着，敵人是更進來了，南京也不安起來，整個的都城動搖，政府機關，都搬

到四川或湖北，居民，有錢的也都走光，我們院內的護士，也搭傷兵船而走了不少，但因為人走的多了，我所負的任務更重，於是，我終於留下。

砲聲是越響越近，終於響到我們的身邊了，我們醫院後面的北極閣，也落下一個巨型的炮彈，幸而我們這里沒被波及，但這聲巨響是幾乎要震聾了我們的耳鼓了，但我們還在工作，還在替受傷的士卒換藥，包紮。

十二日下午，形勢更緊張了，有的說光華門已經陷落，大家都驚慌起來，接着，院長尤××，不知去向，——這尤院長，後來却化名洪少文，在自治委員會里當漢奸了——於是大家都作鳥獸散，我也只得逃到難民區里面去，而當時醫院里，還有一百多個傷兵呢，可是，大家都不管他了，我慚愧，我是沒有盡職，然而，這不能說是我的不是。

一進難民區，我就到金陵大學的收容所里去，這個慘象使我真沒有法子來說明，老的，幼的，成羣的婦女，都在嘆惜！在號哭！

十五日，日寇就到我們住的收容所里來了，大家都惴惴不安，像有大禍下降，果然，有若干的年輕的婦女，被裝着一卡車走了，我欣幸自己竟能倖免。

那知這倖免是暫時的呢！

我記不清那一天，是個下着毛毛雨的傍晚，寇盜又來了，我記不清這是第幾次了，而被拖去不少的人中，竟有我在內。天呵！

那地方是隣近新街口的一間民房，一進屋，我們的衣服就立時被剝光，稍掙扎，就是捱打，我是在暴力下被污辱了，而且一連是三個哩！

在暴力的污辱下我是昏了過去，到我清醒時，則我還是赤裸地，而日寇不知那里去了，我連忙披了衣裳，走出虎口，但還有兩個同難的婦女，在地上呻吟，我是顧不得她們了。

我愛的，你讀了這信，一定是更加一層仇恨的，如果你因我被污而厭棄的話，那末，我也不絲毫的怨你，只要你能不自餒的和敵人對抗，我被你厭棄，也沒有一

點怨恨。

現在，我是冒險離開那敵人鐵蹄下的南京而來到上海了，我將繞道香港到武漢去，依舊去服務，我還想到你的身邊，不知有否可能。

含着血淚告訴你，希望你要替我報仇。不，替整個民族報仇。

我希望今夜能夠夢到你！

你的××

這是友人某君的未婚妻給他的一封私信，他接到這信後，悲憤欲絕，以這信示我，我就錄寄狂潮，讀者們讀完此信，可明瞭敵人橫暴之一斑了。

季黃寄於漢口

——「狂潮旬刊」一卷六期

在敵人踐踏下的女同胞

梅 蘭

——淇縣通訊——

溶池君：

.....

初八的那天上午，表兄從湯陰來叩節，帶來些可驚可愕的消息。他說：「日本鬼子真是會玩手段，比方見小孩們就拿糖果給他們吃，見老百姓就拿洋烟讓他們吸，晚上不讓人閉戶，說是保險沒有土匪敢來搶東西，但是鬼子們的行為總是不檢點，隨便的要欺辱年輕的婦女們。」他又說：「敵人近幾天又從北邊調了許多軍隊到安陽，據說要南犯的。」所以他力勸咱家也不妨躲一躲，免得受累害，但是，大家都

不肯捨家他走。

十三日(國歷十二日)的夜間，大約是四點鐘的光景，在酣睡的沉默的月夜裏，緊張的炮聲，把健於睡眠的我，從夢中驚醒了。這時的聲音大概離咱村還有三四十里吧，在恐怖中深悔，爲什麼不跟你一同逃到南邊去！

十四日的上午十一時左右，咱們的軍隊因陣地工事悉被敵人破壞，沒法強守了，敵人竟安然的進了城，當時我和嫂嫂躲到表屯去，四面深深的滿是水，又窮又小，想敵人總不至到這裏來的，誰知道，天呀！鬼子們跑得太快了，城裏的房子差不多都被燒了，老百姓被殺了幾十個，那還是城裏人的僥倖呢，假使不是早已逃走了，還不知要被殺死多少呢！

午後三時左右，鬼子們進了咱的村莊，佔了聯保辦公處，先把主任痛打一頓，要他交出槍來，並要他把所有的壯丁全數獻出，可憐的李主任，要槍還可以獻出來，但是有腿會跑的壯丁，試問叫他從那裏集來呢？

鬼子屠殺壯丁的慾望既沒達到，那肯甘休呢？只是用皮鞭抽打他的皮肉。晚飯後，李三姐可算大出風頭了，他憑着他素性流蕩的性情和態度，千巧萬妙的勾結上了漢奸，自己作人家的通訊人——漢奸——替李主任講了個情，用十八個青年婦女來贖回李主任的一條巨命！

李主任得脫了寶貴的性命，他的心是如何的感激李三姐隆恩呀，除給了他兩石倉穀外，又送給他一把手槍，一面親自跟日軍去搜索爲鬼子們發洩獸性的玩物——青年婦女。

你離家的那天夜裏，我不是這樣說過嗎：「你放心吧，我富顧殉節，我總不失節的。」現在我竟然的實踐了我的話啦！當時在裴屯一處躲藏的有：咱大嫂，富成的女人，胖小的女人，寶珠、秋蘭、藍香、金環，倉紐的女人，連我一共九個人。李主任這時可露出聰明了，他靠着地面的熟悉，家家戶戶的拐灣磨角，他都能摸索得着，他那副帶着冷笑的面孔，跟了四個拿手槍的猙獰可怕的日本兵和李三姐。

我們見了這種情形，連忙熄了燈，一個個低下頭，不敢瞧他們。鬼子們的鞋真是硬，踢得每個柔弱的婦女，哭叫連天！槍在他們的手中，幾個無力的小足婦女，怎能不惟命是從呢？各個被逼的將要失節的我們，你看着我，我瞪着你，一句話也不敢說，除非盡我們哭的能事！

聽說咱二哥被殺了，母親氣死了，大哥喜雲更不曉得流落到那裏了！大嫂的命恐怕也難苟延到明天！千刀萬剮般的心，實在無法形容，在他們帶我們到奶奶廟的西屋時，大概是九點多了吧。他們明光的珠，釘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不時發些狂笑。我哀求他們讓我寫封信，他們說的話我不懂，後來漢奸才說他們允許了我，才開始這封血淚的告別書了！

咱的家已變成灰燼了！咱的親人，已七零八落了！咱的祖國已被鐵蹄踏破了！我現在要求你馬上拋開那顆虛榮心，不顧一切的——其實你也沒有什麼可顧慮了——到前線殺敵去吧！母、二哥、大嫂和我雖然要都死了，但是你只要肯爲國犧牲！

——不，就只算爲母親、爲哥哥、爲大嫂、爲復仇而犧牲，也是你應取的态度呀，我們將要含着深蜜的笑在九泉等着你哩！祝你志成山河！

正月十四日晚十時於良相村奶奶廟東廂房

——「羣衆週刊」一卷十二期

吃人肉和燒傷兵

佚名

——某軍官脫出虎口的自述

我是□□軍中一個軍官，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吳興附近抗戰，當時我軍與敵惡戰四晝夜，予敵以極大的打擊，終於因為掩護任務已經終了，我軍便奉令撤退。這時候，我在最後退却，所以不幸為敵包圍，退路已絕，孤掌難鳴，不能夠衝出這重圍，於是把武器拋入了河內，改換了服裝，藏匿在一個村裏，但終被敵人所俘虜了。敵軍看見我的形狀，以為是個鄉人，勒令做了佚役，替敵軍炊爨。我為敵軍做苦工，每日在他們的壓迫之下，為他們炊飯，一切行動，都被監視，絲毫不得自由。行軍宿營在隊內，作戰時則在後方連部內。

這敵軍是日寇岡本聯隊的第二中隊，中隊長已經死了，現由少尉代理；幾個隊附，都由班長來代理，因為以先的官長，均已陣亡，所以由下級來昇代。全隊的士兵僅一百二十餘人。班長和代理的隊長隊副，及少數的士兵是日本骨子，其餘的都是台灣人，或東北的偽滿洲軍人。全連並無伏卒，炊爨時，均由官兵自己用飯盒炊食，並不見他們由後方運送糧食接濟，凡他們到達了一個地方，就在其村落或街市內，將民衆的米，取來做飯。他們食的菜，也由各人跑到人民的家裏，用刺刀或槍，見狗就殺狗，見雞就打雞，連毛帶肉，割下一塊，其餘的就不要了。取回放在飯盒內煮熟，既不要鹽，也不要油，用白糖醬油調食。在陣地上，有時就將我方的傷兵，用刺刀刺死，將臂上的肉割下，作菜而食。最初是，有些偽滿洲軍的士兵，他們對於食人肉，似屬不慣，很有難色，不能夠下喉，因此他們隊中的官長，便把他們大罵說：「中國人的肉，是可以吃的！」又說：「不准不食！你們看過。」說着就手取肉一塊，放入口內，大嚼大吞；又說：「真好吃啊！」其後再用手取人肉，送

入偽滿洲士兵的嘴內，要他們食，那些士兵只得勉強吞下。也還說：「你看是不是好的？」我不懂日本話，我聽不懂，視其神情，大概是這樣。又在戰時，對我們傷兵，他們都盡用刺刀來刺死。刺死之後，用火來燒；有時，傷重而未死的亦被一同燒死。

他們經過吳興一帶的時候，看見地方上的墳墓，他們必定將墳墓掘開，如有棺木，亦用火燒作來取暖。每到行軍，必定派坦克車和騎兵爲前衛，担任搜索，步兵留在最後。他們的隊伍，很是混亂，或三行，或四行，或不成行，或各種兵參雜其間，士兵有的在唱歌，亂叫，有的高聲說話，甚至互相調戲，無奇不有。在路上遇着人民，無論老壯，就強令代他們駝背行李；如果背不起，或不需要了，就一鎗擊死。甚至在行進中，如見路旁的土人，無論男女，必定開鎗射擊，以爲快樂。路旁的房屋，當他們高興時，就放火焚燒：我隨敵軍經過的地方，路上人民的尸首，到處都是；被焚燒的房屋，烟火漫天。

在行軍的時候，士兵可離開隊伍，入到村落內，覓捉婦女，在路上強姦。有一次，行至某一地方，有一女子躲在防空壕內，被他們看見，就將她牽出，大家大笑之後，即在路旁輪姦。那女子因受不起痛苦，放聲大哭，他們輪姦後，又將那女子刺死了。他們的官長，雖然看見，並不干涉，如同無睹似的。又宿營時，因為他們行軍的距離很短，每日約走四五十里，所以宿營時間很早，一到宿地後，他們的士兵，或四五人同在一室，或十餘人在一室，都是星散的，任意居住，將槍械放下，各人自己炊飯，如果尋不到柴炭，就將民房板木拆下作柴，食了飯後，各人再到附近村內，去尋女人，有的尋得婦女，便帶到宿營地屋內調戲，戲後再姦。有一次見一士兵，尋到一個中年的女子帶入宿營地，拉到房內姦後，釋放回去，才出門，別處屋內的士兵，又拉那女人入去再行強姦。在姦的時候，雖有其他的士兵，同在一地，也無顧忌。如果遇到婦女不願受姦的，便用刺刀刺死。若尋不到婦女，就將民間的豬牛雞鴨之類，打死之後，便割下一塊回來煮食。睡覺時，每一屋派一衛兵，

在門外看守。但這守兵，他只將槍擱在門外，自己仍入屋內烘火，或睡眠，或者離開房屋，到別處尋找婦女，或尋肉食去，似乎對於守衛的任務，毫不重要似的。

他們中隊的編制，僅有百二十餘人，分爲三排，每中隊有輕機關槍六挺，每排有輕迫擊砲二門，用來拋射大號手榴彈，大概可以拋射至七八百公尺遠。這種小砲，每兩門用一士兵背負。每中隊有電話班，每排有小電話機一個，均用黃色被服縫，士兵彈藥的補充，每隔數天，定由後方運來，每士兵可分得二三十發，所用的槍，都爲六，五公厘口徑，其士兵補充，見有數次，每次數名或十餘名不等，均係由上海方面送來的，所有官兵，均說日語；即僞滿洲人，也說日語，不准說中國話。有一次我向一僞滿洲兵說：「爲什麼日本要打中國人呢？」他用中國話答我：「中國的人是應該殺的！」我又問他：「東三省豈不是中國的嗎？」他想了許久，答道：「不是」。他就走去了。他們的官兵都不帶行李，每人只背呢外套一件，方油布一幅，大概是作天幕用的。睡眠時，用油布鋪起，外套作蓋，睡在草內。有時到附近民

家，掠些棉被遮蓋，天明後，就將棉被燒來烘火。

當敵軍佔領南京的時候，他們正在整理行裝，因為他們不注意，我就乘機逃去，向西北方拚命逃跑，他們知道了派出兩個兵，騎了小車前來追我，我只有盡力向山裏逃跑，於是便脫了危險，一直逃到合肥：才遇着□軍的農旅長，告知我來徐州歸隊，以上都是我親眼看見的事實，敵人是太殘酷了，我們要設法復仇啊！

——三月四日北戰綫「陣中日報」

煮腦髓的人

野 蕪

煤爐裏的火地熊熊燃燒着。

這可愛的八路軍的突擊隊員，歡快地敘述着他的故事。

「真才可笑哩！日本兵怕八路軍像耗子怕貓一樣。他們聽說某某村有八路軍，就再不敢前進，必定繞到別的地方走。有一次，我們派了個老太婆，到敵軍盤踞的莊頭上，佯裝漢奸去報告八路軍的消息。日本鬼仔聽了，喜歡得簡直要跳起來，就派了一連炮兵去剿我們。離我們佔的山谷還有三十里就射擊起來，從早上一直射到傍晚。我們早離開了山谷，在巖峯上，看着炮彈箭一般的馳，彷彿烏黑的雲塊，又像鏤着紅援的體球，有時聽得峭壁倒落的聲音，有時聽得亂石飛揚的洪鳴。太陽落了後，敵人的炮彈更加兇了，紅色的火團，跑馬般的奔燃着。半夜裏，砲聲停息

了，我們從巖峯下爬出來，把敵人重重圍起，黎明時候，我們奪了他十門大砲！」

說到這裏，這年青的突擊隊員，興奮地聳了肩膀，迅疾地從衣袋內掏出一本小冊子：火苗閃爍着，饒峯衝上他喜悅紅輝的臉，於是他趕緊把身子側過去，趁勢把那本小冊子給了我，又繼續說起來：

「這小冊子便是我從一個炮手身邊搜出來的。這渾蛋傢伙真可惡。我從他身邊搜出三件寶貝：女人的奶，童子的便器，女人的手指！」

「啊啊！」我戰慄地呼叫了一聲。「有女人的手指嗎？」

「怎麼不是女人的手指呢！」他臉上的微笑收斂了，換上激怒的表情。「指上還套着戒指。這三件東西用一塊紅綢布包着。……」

我感到一種獸性野蠻的呼吸窒壓着皮膚緊縮起來。這年輕的突擊隊員，心中被熱烈的火饒燃着，他猛地脫了軍帽，於是闊寬俊秀的臉額，便在他多日未洗的長髮下露出來。這典型的抗戰青年，眼睛特別明亮了，閃爍出堅毅的光芒，他雙手插在

衣袋裏道：

「這算什麼呢！一切侮辱和殘酷我們都能忍受。你看看那小冊子，那幾乎是襲竄我們同胞的書，日本軍司令部便是這樣爲他的創子手開方便啊！……」

我不由得把注意力集中在這本二十四開的小書上，封面上畫着華北五省畧圖，題着「支那語」三個字。我隨便翻閱着，第一頁上全是中國北方重要城市的名稱，第二頁以後則是擄掠的術語了。

「村長，請你給我們三十隻豬。」

「村長，請你宰羊。」

「拿雞子來。」

「好，晚上請你再給我們五十個姑娘，要年青漂亮的」

「媽的，不服從嗎，燒房子。」

這些話的下面有日文註解，我不忍再往下看了，強盜們是處心積慮要喝中國人

的血，突擊隊員還在說着：

「日本軍司令部惟恐他的兵到了中國內地不方便，特別每人發給他們一本本這樣的小冊子。這也是敵軍文化部門工作之一。你看可痛不可痛！我們看了這本書後，一個個氣的瘋癲了。我們把奪獲的戰利品運回去開了個擴大的宣傳會，那些老百姓看見打勝仗並不是件困難事，就自動的幫助我們，參加到隊伍裏來。我們把這小冊子念給他們聽，他們都忿怒的握起了拳頭。我們要向敵軍佔領的縣城進攻了。老百姓爲我們運輸，担架，做飯。於是我們在兩天內，便收復了三個縣城。但是我們有一件最痛心的事，我告訴你。一個晚上，大約二更時候，我們克服了距××城三里的王家莊，在沿門搜索的命令下了後，我們走進一間燃着小煤油燈的房間裏。炕邊火爐上，放着一個小沙鍋，還蒸熬的冒熱氣。我們揭開鍋蓋，裏面煮着白色的東西，我們還以爲是豆腐，誰知那氣味一襲進了鼻孔，我們就想嘔吐，後來察看女屍的頭蓋全破碎了，才斷定鍋裏面煮的是腦髓！」

「腦髓嗎？」

我突然驚問着，而他並不停止，仍然說他的，語調變成了慷慨。

「我們踩着腳罵！我們哭不出聲音來，我們八路軍是不會哭的。我們把沙鍋拋出去，把女屍抬起來，燈光下，漬着血的白皙的肉，使我想起家鄉的姊妹，趕快拿棉被把他們遮着了。我們報告了隊長，隊長沒說話，他搖着頭，原來他也遇見同樣的事情了。」

他不再說下去，我的頭發漲，爐火熊熊的紅光，使我忘記了這談話是在白天還是夜晚。……

（開封「大時代」旬刊 第八期）

意想不到的殘暴

仇 紀

蘆溝橋戰爭發生，我那時深信北平不會丟，所以到北平丟了之後，我才離開。可是在途中被日本憲兵把我抓住了，我說我是商人，但是牠們還是把我在拘留所裏關了五天。

我走進一個陰暗的充滿着潮濕氣味的拘留所在裏面一連串排列着七八個人。當我一看清楚是怎麼一會事之後，我驚倒了，我暈眩了。

他們八個都沒有了鼻子，再看一看，耳朵那裏紫的血凝成一堆，代替了耳朵原來的位罝，七八個人用一條鐵絲把他們串在一起，而且是把鐵絲通過嘴巴，把兩頰穿兩個孔，鐵絲就從牙關中間穿過去，好像繫馬的繩子一樣。

這些中華民族的最忠勇的戰士是北平抗日的保安隊，當其他中國軍隊退出北平

之後，他們還是在西郊一帶，作着頑強的抵抗；後來被俘虜了，就受着這樣的待遇！

他們已經捕來了兩天，天天拉出去拷問，問不出來的時候，那些日本野獸們就把穿過他們嘴巴的鐵絲換上一根燒紅了的，這時候，一陣腥臭便鑽進鼻子，一陣煎油條似的聲音鑽進了耳朵。這還不算，日本有了一種「新發明」，說是割斷肋巴骨，保安隊中有四個已經沒有了第一根肋骨。據說這是日本一個有名醫博士的「新發明的」，首先把我們中國做實驗。這四個保安隊就是一位殘忍的醫博士的實驗成績！還有，牠們那八個人的小腿肚割成一條一條的縫，裏面放一些什麼藥我說不出來，在法庭上的時候，叫他們跪着，把頭壓在他們的小腿上，使得肌肉壓成扁平的。

奇怪的是，這八個頑強的戰士在這種殘暴的摧折下，還沒有死，他們還能發出低微的呻吟，而且有一個身體曾經是很「棒」的，他還能說話，他對我說了以下的話

：「你是能夠出去的，我希望你能夠出去好把我們的死……告訴全中國全世界人民。叫全國打日本打到底，只要打到底，我們死了也值得。」他大概是這樣說的。因為由于鐵絲穿過了他們的嘴，字眼是說得不清楚而且無力。

三天以後，八個中間死了一個，他是保安隊的班長。他死的時候，還低低的說：「日本強盜，你看吧！」他輾了下去，因此鐵絲在其他七八個人的嘴上加了重量，我扶着那個死的，使他立着。眼淚像潮水一樣湧着，瀾在死者的臉上，溶解了他凝結了的血痕。

過了一天，日本強盜才把他從鐵絲上取下來。牠們拉着死者的兩隻手，像拉死豬一樣，把他拖在地上，拖出去了。這事上了我的眼睛。我實在不忍心看。憤怒在我心裏爆炸了，我忍不下去了。

就在這天，開門叫我出去，我安靜地等候着槍斃，僥倖的是竟把我放出來了！我逃出了死倒沒有什麼，值得僥倖的是日本所幹的意想不到的殘暴行為，以及祖國

最英勇的八個戰士的慘死能夠報導全中國全世界人民之前！

二月二十三日「新華日報」

非人道的戲謔

姜蕙

——在廣德玩弄算命的瞎子——

自敵人佔領了廣德以後「燒，殺，淫，擄無所不爲，我是中國人，聽到這種情形，怎麼不痛心！不憤怒呢！前天在難民收容所裏會到一位同鄉黃君，他告訴我目睹的一件敵人在廣德暴行的事實，現在告訴大家。

敵軍是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攻進了廣德城，凡是沒逃走的，不問男女老少一概殺光。住在東門與仁坊天壽寺旁寶塔街（因天壽寺有一個寶塔得名）裏有一個算命的瞎子先生，姓李名洪潮，有四十多歲，平時在滿街上拉胡琴替人家算命，生意很好。當日兵進城了，他自以爲沒有用的瞎子，所以沒有逃走，他家裏妻子及兒

子都逃到南鄉離城九十里地的鷄爪山上，只留下了一個小徒弟伴着他。

當日因爲日兵到處找女人和壯丁，所以並沒有注意這個算命瞎子。到第二天天剛亮，有六七個日兵闖進了他的屋子，到處搜索，結果只有這個瞎子同一個小徒弟，當時把小徒弟刺死，他雖然看不見，但他聽見小徒弟悲慘的叫聲。後來把他拖到門口，作爲汽車駕駛着，由一個日兵拿住他的耳朵叫他默着，叫他向左，右，前進，並叫他學汽車叫，瞎子實在痛了，跪地求饒，那可惡的日兵打了他幾耳光又要他走，走的速度快起來了，漸漸的跑起來，並且要他不斷的學汽車叫，聲音一停，便遭毒打。街上的房子都被炸毀，滿街堆的都是瓦礫和木料死屍，走起來很難走，而他又是個瞎子，又要跑得快，跌得頭破血流，腳也痛，有時故意把他向牆上猛碰，有時上高坡，有時下低檻，跑了很久，才放他，那時他已是半死的人了，也不知從那兒回去，後來碰到這位同鄉黃君，才偷偷的給他背回去。

李瞎子身上全是傷，痛得不能動，又氣得很，也只得認爲自己該倒霉！

到下午又來了幾個日兵，其中一個會說不純粹的中國話，便對瞎子說：

「喂！你是幹什麼的？眼睛看不見？」

「我是算命的……看不……見」瞎子很害怕他又來叫他受罪。

「算命？是什麼？」

「看人家的命運好不好？」

「我命好不好？」

「好！好……大家都好，要做官！」日兵聽了一陣狂笑，看見他的胡琴便拿在手
中亂拉，拉着又是狂笑。那日兵又說：

「走！去算命！」說着拉他去算命。走到巷子頭便是一大片田，是廣德縣立農職
的農場，在路旁埋有幾個大糞坑，他們經過那裏，使瞎子直走糞坑里，撲通！瞎子
全身跌進去了，一陣惡臭沖進他的鼻子，他方知是糞坑，但已經來不及了，日兵看
到這樣子更加歡喜得發狂！又叫他張了嘴，一個日兵便拉了褲子大便到他嘴裏，便

揚長而去。這是多麼卑鄙的行爲！後來一直到晚才遇到人家救他起來逃出了虎口。

這雖是一段似乎不值記述的故事，但是日兵對這位盲者的玩弄戲謔，說明他不拿我們的同胞當人待，同時是象徵他是怎樣的野蠻，慘無人道。

三月九日「大公報」

淪陷後的安陽

張向遠

自倭寇佔據平津後，號稱國防最前線爲豫北重鎮的安陽淪陷後，四月多了。提筆寫來，不勝今昔之感！敵人佔據保定後，即大軍南侵，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以七架重轟炸機正式轟炸安陽。當時縣黨部，豫北綏靖公署，商會學校等重要地方均被炸燬，當日下午城中男女老幼大半逃出。翌晨黎明傾城外出，筆者亦倉惶躲出。這時只有我們的武裝同志尙把守城垣，堅決抗戰。可憐以繁華素著爲軍事要地的安陽，頓時成了一座悽愴悲慘寂寞蕭條的空城！

這次被炸後，老百姓整日東跑西逃，設法躲藏，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教訓，真知道倭寇是厲害的，誰也膽戰心驚，晝夜不安。此時政府南遷，學校停辦，商家關門，完全成了恐怖時期。漳河一帶的老百姓，沿鐵路一帶的居民，均因敵人的炸彈，

驚破了他們的酣睡。到郵寨不堪交通不便的山中去了。

十月十九日晚，敵人由豐樂鎮，渡漳河，宿該村，多數身着白衣，亂拉民夫搭橋，每人每日與工資日錢五十錢。錢當中有一圓孔，上寫十錢與昭和幾年或大正幾年。當時老百姓很害怕，不敢要他們的錢，在他們的眼目中初看日錢，爲甚驚奇。此後老豐樂鎮一帶的村莊，多與日人預備小夫，立支應局，聽候派遣。住數日，與聯保主任要獄草，多照數供給。惟向安民聯保主任反抗，並言不供給你們給養來打中國人，當立被刺死，並聞釘到橋上示衆。這是安陽人最初叫日人刺死，老豐樂鎮一帶的村莊最初嘗到日人暴行的滋味了。

安陽人親身受到暴日的淫威，希望中國軍隊早日把他們打走，誰知我軍南走，倭寇北來，終於十一月四日用汽球，飛機，大炮，坦克車等新式武器攻下了祖宗墳墓所在的故鄉——安陽。入城時從小西北門入。沿小西北門一帶的商民，均遭慘死。某一個掛麵舖內竟堆積了二十幾個死屍。血流滿街，腥臭四起，傷心哉！日人

之慘殺！痛心呵！倭寇之暴行！此時城內商民全體被搶，機關學校更甚。男爲人奴，女爲人妾，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就是這個時候了。此後安陽政治即由漢奸主持設維持會，由日人指揮整理，筆者至今未敢到安陽城一次。主持維持會的人不詳，惟見其告示始知其公安局長係王錫鄰。因打開安陽後約月餘，各村均貼告示，上寫：「爲佈告事：照得戰事初平，大局已定，仰爾等各安生業，勿相驚擾！所有戰前之交通溝，戰壕即日填平，恢復交通，切切此佈！」下署彰德縣公安局局長王錫鄰。昭和幾年幾月幾日等語，始知全係漢奸專政。

佔城不久，沿平漢線的村莊，均屯重兵。豐樂鎮車站，袁宅（即涇上村），紡紗廠，安陽橋，兵營等地方均住日兵。並在兵營中山村（即小司空村）兩地各造飛機塲一所。自此敵人空軍南飛多由此起機了。

日人運兵，此後多由鐵路南來，獨牛車可一連五六百輛，時由豐樂鎮車站馳往安陽。坦克車汽車亦無日不過，致使老百姓無敢過鐵路者。某次敵汽車五輛由豐樂

鎮馳往安陽，道經下柏樹（在安陽西北距城二十五里）我軍騎兵由上柏樹（在安陽西北）東來路遇，即以機槍掃射，當即打燬汽車一輛西逃，後日人即日到下柏樹把程家之房屋焚燬百餘間，三日不滅！原來他們以爲該村民衆打燬了他們的汽車。此後凡過鐵路，見中國人就開槍，一直行了兩個月。

敵人住到鄉村後，即姦淫擄掠照所不爲，老百姓以爲擄掠東西，尙是小事，強姦女人，實在痛心。某村董姓家一中年婦人與一雇工在該村東地折花，五個日人到地內問此婦人「此係何物（按指棉花而言）心焦心焦！」（按此語爲日人的口頭語。大概日人想達到某種目的時必說這個口號，尤其姦女人。）立即強行輪流姦淫，婦人甚羞，以花包（折棉花包之方形）蒙面，五人輪姦約二小時，尤以爲未足，又將該雇工裸體抬到該婦人身上，強迫玩耍，五人一齊拍掌哈哈大笑，盡興而去。某次在豐樂鎮車站姦淫一七十歲老嫗，姦後又刺死，置屍河中，諸如此類，舉不勝舉！一般婦人因此自殺者，大有人在！

敵人向老百姓要的東西，主要的有鷄子，鷄卵，柿，石榴，洋烟等，有的也給錢，有的不給——高粱穀子也要，多喂牲口，凡遇甜性物品甚爲歡喜，冰糖黑白糖蜜，均被搜索一空，集鎮上的各種糖與甜性物品，多被日人搶完。酒亦喜歡。某次在辛店集（在安陽東北距城二十五里）某雜貨店內，把大量的酒，用便壺（卽尿壺）盛用（原來日人不知此係夜溺器）鄉人均暗暗好笑。又甚好吃牛肉，鄉村中的牛，十之八九多被殺。

敵人任意屠殺中國人民，如同殺豬宰羊一般，只要你不稱他的意，不順他的眼，即遭慘殺，敵住大劉家莊時（在安陽城北三十里）有日軍打龍某家門，因開門少遲，立即刺殺門內。又該村保長龍某，因日軍強要紅梁，當答以無，敵人忿怒，大肆搜索，恰在鄉村龍老配家中搜出紅梁五六十石，因將該保長當場擊斃，村人哀求，亦遭荼毒。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後敵人突發現中國人手腕上有黑點者，（係從前塾內幼童的一種無意識用針和墨刺成玩耍的）卽以爲你是共黨，多被刺死。如有三

個黑點者，他說你信仰三民主義，有五個黑點者，他說你信仰五權憲法。有一黑點者不殺。因有一次見某人手腕上祇有一黑點，怪而問之，某人懼殺，卽曰「大日本一統天下」，日人點首稱是。因此鄉人都將此點生挖，或用通條燙去，或用藥起，後來有「起點藥」之發明。駭藥係用石灰配酒精製成。救了好多性命。

倭奴在鄉村一點禮節不講，可是中國人對他們必須講禮節。在水缸內赤身沐浴，在河溝中裸體釣魚，恬不知耻。可是我們對他們必須和顏悅色，仰其鼻息。拱手禮甚講究。某次鄉人過安陽橋未與站崗者行禮，該站崗者立即推入河內（按指安陽河）至今葬身魚腹，鄉人惋惜！

以上所述是安陽自被佔後的一般情形，民衆痛苦，不堪言狀，望我軍趕快收復它，拯救水深火熱中的同胞吧！

三月六日「大衆報」

敵人在揚州

鮑 雨

揚州，這古老的城市，她和蘇州倆是「姊妹城」，也可以說她就是「江北的蘇州」。昔年，是一個繁華的地方，可是近百五十年來，她是被時代遺落了，她衰老了，淒涼了，充滿着她過圍的，只有封建，頹廢，墮落而已！

現在她已被敵人佔領着，在鉄蹄下給儘量地侮辱和蹂躪，她雖然在從前給我的印象不十分好，但現在使我不得不對她生起懷念來。下面的幾個慘痛的事件，是根據着一般逃出的難民及參加抗戰的士兵的報告所寫下來的：

敵人到揚州，起初只有數百便衣兵但在他們未到以前，一般漢奸即放謠言，說是日兵有兩師團將開到，接着在附近一帶遍插太陽旗，我方軍隊因不明對方的虛實，便給便衣兵混進城，做着種種搗亂和破壞的工作，所以還不等到他們的正式隊伍

開到，揚城已淪陷了。

我軍並不是抗戰不力，在仙女廟（鎮市）一帶，曾給敵人一個重大的打擊；尤其在邵伯方面，抗戰格外劇烈，——終於使敵人不能再進一步。

「敵人的隊伍裏有着許多是咱們老鄉，他們真的願意給敵人打仗嗎？——不願意，不願意，一百個不願意！」一個在前線受了傷的我東北士兵在病榻上對我說；「咱們在××溝抵抗敵人，因為他們砲火的厲害，咱們的弟兄犧牲了過多，不得不退下去了，我因受了重傷，沒有退，倒在死屍堆裏。那是一個太陽剛落下的傍晚，我聽着敵方的追兵跑過來，最先的大概有七八人，他們踏着我的背脊跑過去，我忍痛屏氣地給他們踏，當有一個踏上我背脊時，忽叫了起來；「可憐，他們死了這麼多，這都是咱們的同胞啊！」我一聽，這是咱們老鄉呵！「我沒有死，老鄉！」我忍不住地這樣叫了出來。他們聽了都非常奇怪地向我盯着，但他們並不向我答話，忙將兩個死屍壓在我身上；「不要響，真的敵人在後面趕來了！」這樣輕輕地說了一聲

，他們就繼續向前跑了！」那個士兵說到這裏，含着的眼淚禁不住滾了出來，他是仰躺着，滾出的眼淚，最後是淌到耳孔裏去了；「就在這一天的深夜，咱們的軍隊出了他們意外地來一個襲擊，媽得，鬼子退了，我也就得救了，敵方又死了幾個我的老鄉，說不定我的弟弟也已給他們迫來做着送死鬼了，——唉，我的弟弟！……」

敵軍每佔一地方，必儘量地暴露他們獸類似的野蠻行爲——屠殺壯丁，強姦婦女，掠奪貨財，揚州當然也不能例外。城裏面，一連搜索四五天，鄉村方面也時常去搜索。抓到壯丁，必先施以種種苦刑，後來纔給你一死，婦女自十二歲起至四五十歲止都要被姦，有的姦過後還要被割去乳部或陰戶，兒童被送到敵國去施奴化教育。中年以上的老實鄉人被拉去做苦工；大都被拉了去後，即不回來了。他們迫着老百姓拿出銅，鐵，首飾，和牛，羊，雞，鴨等，現在城市和鄉村連一聲雞啼都很難聽到，每家大門上的鐵環或銅鈕都被挖去，別的更不用說啦！

有一守崗的敵兵，在街心閒着無事，對着一條野狗開了一槍，並沒有擊中，射

出的子彈在石板上一碰，仍舊碰回去，穿進那敵兵的胸膛，他倒下了。後給敵司令部知道，認爲他的死，是我們老百姓擊死的。因此將附近一帶的人，不問老幼，都槍斃了。

在一鄉農家搜出一副老婦人用的纏腳的藍布條，俗稱「腳帶」，敵軍以爲是受訓壯丁用的綁腿布，因此懷疑到這屋內的唯一男人——一個已有五十歲的老農，不問情由，就把他殺死。

一家肉店的老板娘，年有三十多，因剛生產，所以敵人來，沒有能逃走。有一天，有九個敵兵破門衝進去，婦人抱着嬰孩不及躲避，給一敵兵將她手裏的嬰孩奪去，兩手各執一條腿，將這剛出世的嬰孩一撕兩開，婦人當時昏倒地上，他們就把她抱放到肉砧板上，他們就……這個婦人終於被輪姦而死，敵兵臨走時，還以爲她是假死，把她的左乳割下了。

在這樣的慘酷的環境下，揚州並沒有「亡」，相反地她是「新生」了。因爲大多數

人——甚至是婦孺都已明白；要生存，就得抵抗敵人；不特明白而已，並且行動起來。於是游擊組織漸漸地多起來，活躍起來。一個年老的難民告訴我：

有一個商人的兒子，年不過八歲，臉貌生得很清秀，讀書聰明，當他給敵司令見到，特地撫摸他的頭，現着很高興的樣子。後來敵司令要他寫「大日本」三字，他馬上舉起筆來寫了，可是在他筆下寫出的是四個很有力的字？「打倒日本！」敵司令一見，臉色頓時改變，向衛兵揮一揮手，叫他把孩子拉出槍決。在臨刑時，他父親請出維持會的委員去給他求救，要他在敵司令前自認過錯，重新寫一幅字，但這位可敬的孩子竟不願意，反把這維持會的委員罵退了。

這事情是發生于揚州仙女廟鎮上；一個夜晚，六個備帶短槍的敵兵喝得爛醉衝進一人家，裏面的男子已加入了游擊隊，只剩下一個婦人，以及他的長女。六個兵進去後，叫她們馬上生起火盆來，生了火盆後，叫她們母女兩把衣服脫光，她們當然不肯，但那能允許她們不脫呢，結果，六個人強把她倆的衣服剝光，擁抱着，亂

跳亂舞；甚至將點着的香烟，去刺燙她倆的乳頭，燃點她倆的陰毛以爲笑樂，疲乏後，都倒在牀上，不一息鼾聲大作，那婦人偷偷地將衣服穿了，並把日兵的短槍藏了，開門跑出去。沒有多時，就引來了許多結實的游擊隊員，婦人將藏着的短槍交給了他們，衝進房去。六個日兵醒來，一況見情，慌忙下跪求饒。但結果都死在英勇的游擊隊員的槍下了。那婦人的長女在母親出走後就把一根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婦人發現了親生女兒的屍首，抱着她哭了一場痛恨得將菜刀在六個日兵屍上各斬了數刀，然後堅決地要跟着游擊隊員共同去過抗敵的生活。……

新的壯健的揚州在敵人的屠刀下頑強地茁長；封建的，頹廢的墮落的揚州已完全死亡。現在邵伯方面我××大隊正準備反攻，同時揚州附近一帶的游擊隊又是這樣的活躍。克復揚州，是指顧間事！

一九三八，二，二十八，在淮陰。

我同胞在敵軍暴行下的慘劇

世勤

沒有到過正陽關的人，總以爲正陽關的地勢是如何險要，是如何雄偉，可是一到正陽關，便會大失所望。原來正陽關是一個四面皆水的孤島，在這孤島上又是堆滿了歪七斜八的破屋舊房，一羣一羣的各色各樣的人們，在這又狹隘又崎嶇的街道上熙來攘往，更顯得這個地方的窒塞與卑狹，我們住在這個地方，往往自喻是被關在水牢裏一樣。

在這樣一個窒塞與卑狹的地方，新近又逃來了無數爲國受苦的難民，無論在街頭上，或在小巷裏，甚至是在毛廁豬棚裏，到處可以看到一堆一堆襟佩白條的男女老少的難民，他們有的牽着一隻牛，有的負着一條被，大概這就是他們田園被奪家舍被毀後的唯一財產吧！

一天早晨，我走過一家門外，看見牆上滿貼着大大小小的字條，正像看見一個人害着滿身的瘡貼了膏藥的一樣的不舒服。在這些字條上，有的寫着「家母在鳳失散，迄今尙無音訊」，有的寫着「吾鳳被陷，舉家逃難至此，小兒××，因在軍隊工作，調遷無定，刻尙不知家中情形……」，有的寫着「內人××，在定爲傭，該縣失守之日，尙未出險……」等字樣，我讀了幾張的字條，正像看了幾幕，悲劇一樣，心裏萬分辛酸。

我嘆了一口酸氣，踏進了這個場所，原來這便是紅卅字會舉辦的一個難民收容所。一堆一堆的難民，有的坐在屋外的石階上，像在等候着什麼似的，有的躺在屋外的草堆裏，像在同憶着什麼似的，他們見我進去，都以驚異與求援的目光投射着我，這時我的內心突然燃起了慚愧的火燭，要不是爲着職務的關係，我一定退回來，不敢再注視他們一眼。終於我大着胆去接近他們，問起了他們關於敵人的暴行，他們竟有的流着淚，有的怒着目，有的嘆着氣，有的捏着拳，向我作種種悲憤萬

狀的訴說，這些訴說是人類中最悲慘的血淚故事，那是敵人永遠洗不了的恥辱，那是我們永遠忘不了的仇恨。

(一) 索錢不得開槍殺人

「先生，我的哥哥就是被敵人槍殺的。」一位三十幾歲的青年很悲痛似的對我說我就問他「怎麼一回事？」

「我的哥哥是住在鳳陽城外三里的蔣山。」他回答着說，「他是當地一個聯保主任，在鳳陽失守的一天，他帶着一個妻子二個兒子二個女兒和六個聯保辦事處的人員向着壽縣逃難，不料走上十六里路的火石崗，就遠見一羣敵人追來，那時我的哥哥連忙把幾個家人藏在一處僻靜的地方，同時又叫同行的人員四散遠避。」

「他自己呢？」旁邊一位難民插着問。

「他自己嗎？」那位青年繼續着說：「知道如果也躲避，反而不好，就挺着身等

候着敵人到來。」

「不到一刻鐘，十來個的敵人已經圍着我的哥哥四周了，其中一個敵人，伸出一隻左手，把大拇指與食指曲成一個圓圈。」他裝着這個姿勢說：「當時我的哥哥是意會了敵人要洋錢的意思，就搖着頭拒絕他們，其中另一個敵人，又用二手在空中切成一個三五寸大的長方形，我的哥哥是知道敵人索取鈔票，又搖着頭拒絕他了。還有一個敵人，伸出了一隻張開五指的手來，朝着我的哥哥面前，也是作索錢的樣子，我的哥哥也不明瞭他是要五十元，還是五百元，就伸出一個食指，搖搖頭，表示一個錢都沒有。那時敵人已經有些怒了，其中一個敵人把我的哥哥穿在身上的是一件皮袍子從下面拉了起來，其他的敵人看着皮袍子的皮毛，就在鼻中發出一陣的冷笑，敵人是相信穿着皮袍的人是沒有錢的，於是就七手八腳的向我哥哥的衣袋裏亂搜，但結果都是空手出來。」那位青年說到這裏停了一口氣。

「砰砰的兩聲，」他突然緊張着臉說，「一個敵人用槍打在我的哥哥的身上。」

「就被打死了嗎？」我發着急問。

「沒有，」他回答着說，「但已經是受了重傷，我的哥哥的妻子，和同行的幾人，見着敵人一走，就連忙出來把倒在血泊中的我的哥哥抬着向後走。真是不幸，走不到一里路，又遇着另外的兩個敵人，又是裝着姿勢向着我的哥哥要錢，那時我的哥哥那裏還能說話，祇是微微地搖着頭答覆敵人，那兩個敵人就各開一槍，又打在我的哥哥的身上，他因此就犧牲在敵人的手裏。」那位青年顯出不勝悲痛的樣子「當時，」他還勉強繼續着說，「我的哥哥的妻子兒女和同行的人，都受驚亂竄了，至今一家的人和其中三個的同行者，還沒有下落呢？」

(二) 劫後的鳳陽城

「在鳳陽失守以後，先生，我去過兩次。」一位穿着短衣的四十幾歲的難民對着我說，那話引起了在旁的難民和我十分驚異，大家都紛紛地追問：「怎樣去的呢？」

「爲什麼去的呢？」「什麼時候去的呢？」「城裏的情形怎樣？」「……。」

「鳳陽是正月初一失守，我是在正月初三初五去的。」那個難民在一陣問話之後，緩緩地回答說：「我是鳳陽城內的一個更夫，城內街上有幾個灣，有幾塊石板我可以閉着眼數得清楚，因爲我的一位七十六歲的老父，在鳳陽失守的那一天失散在城內，我不得不冒險去找尋我的老父，我趁着敵人夜睡的時候，由涵洞裏偷偷地從城外轉了進去啊！這是一個死城啊！黑簇簇一座一座的房子，連半絲的燈光都沒有，好在我的腳認識了路，暗地裏領着我向大街走去，種種的慘狀，我從來連在夢中都沒有見過，沒有一條街上，不是有斷肢殘臂的屍身。我恐怕我的老父也是遭受了敵人的毒手，所以在每一個屍身上我總是俯下身去摸了一摸，那些屍身我多半是叫得出他是姓什麼，而且有的都是和我天天見面的老友近隣，那時我不知道向着那一個屍身流淚才好。大街上店家住戶的門壁，都被打開得七零八落，我摸進了幾個熟識的店家住戶，總是見到在樑上吊着一條一條的屍身，每每把我嚇跳了出來，最後

我到了一位七十五歲的前清秀才先生家裏，那位老先生見着我，驚跳了起來，好像以爲我是在死屍堆中活了轉來一樣，好久好久以後，他才淌着淚向我低聲說：「爲什麼我們要遭遇這樣大的劫難，我的一家八口，只剩了我一個人還活着，二個兒子是被指爲『抗日份子』殺了，面前的一條河，是有我三個女兒的屍身，二條的繩子把我妻嫂二條命了結，我活到這個年紀，其實可以自盡了，可是我還要和敵人拚一拚老命呢！」我和那位老先生相對痛哭了一場，勸他和我一同出城，可是那位老先生抵死不肯，我知道他的用意，也就不勉強他了。

「在第二次的晚上，我是帶着手電筒進去」那位更夫透了一口氣繼續着說，「可是那晚上城內的涵洞，已經被屍身塞住了，沒在方法可以爬過去，我顛頭着氣退回出來，在涵洞的半途，我發現頭上有一條裂縫大小足可以容身，而且是大牙似的彎曲着，我就用着兩手兩足撐在兩壁上爬了上去。原來那處的涵洞，正對着城牆中間潰裂的部份，用了一身的力，爬上了城頭。我舉目向城內一望，黑簇簇的房屋，

多半是像屍身一樣倒躺在街上。這次我多走了幾條小路，不要說在路上常常見到斷肢殘臂焦頭爛額的屍身，就是在每一池塘水井裏，也都露出一個一個血肉模糊的屍身，在天嶽宮裏壁上繪着的血水池中的死鬼也不見得是如此淒慘。我尋不到老父，最後我又去看那位秀才先生，可是一到他家的門前，只見一堆焦土殘瓦，我癱立了一刻，聽見後面有隱隱呻吟的聲音，當我繞到後面的一個園地裏，一陣使人作嘔的焦烟，衝進我的鼻管裏。我看到有一堆烟火正在燃燒着，就在那堆烟火的旁邊，我發現了秀才先生隣居的一位張嫂，她的淒慘的情形，真是無法形容的，在她的上身，是已經染滿了鮮血，在她的下身，是已經燒成了焦骨，她那時見着我，還能勉強用着斷斷續續的話告訴我說，那位秀才先生不知怎的觸怒了敵人，因此前面的房屋被燒了，所有的人，槍打了還不算，而且又堆在一起用火來燒，她是被堆在最下的一層，雖然是用力爬了出來，可是兩腳已經燒爛了，她好像專是爲着要告訴我這件悲慘的故事一樣，在她剛說完話的時候，就斷了氣。」聽了這話之後，在場的人，

個個用手去拭拭自己的睛，沒有一個人的手是不潤濕的。

「我還想再到鳳陽城裏去一次，究竟我的老父是怎樣了，我甘願死在老父的身邊。」那位更夫又堅決又悲痛地說。

(三) 搜 山

我看見一個六十幾歲的老婦，在我的旁邊嗚咽起來，我就向她發問：「你有什麼痛心的事情，可以告訴我？」

「日本鬼子真是狗彘都不如，」她用衣袖揩了揩眼淚發怒似的說：「我們一村三百多人，原住在鳳陽城外三里的地方，在鬼子到了的一天，我們都避到十里外大塘底下的蘆草叢中，我們中間的一個鞋匠，因為要找尋他的失妻，曾經前後偷偷的回家三次，可是在最後一次被鬼子發覺了我們避居的地方，我們爲了避免危險起見，當夜就跑到離紅心鎮十里的白雲山中，在這山中只住了兩天，有一架鬼子的飛機

就在我們的頭上亂散着紙條，有幾位識字的人，看了這些紙條告訴我們，說鬼子要我們回鄉，住在山裏不同鄉就當我們是土匪，并且限我們三天以內下山，不下山鬼子就要來搜山」

「你們就下山嗎？」旁邊一個難民問着。

「沒有！」她以極堅強的態度回答着：「我們接這種紙條之後，大家商了議一下，結果決定與其自動下山給鬼子掃死，不如留在山上讓鬼子來搜索。三天限期過了，我們也沒有見到鬼子什麼動靜，但在第五天，突然由城裏來了一個人，說是『維持會』差來送信給我們的，那信裏的話，和那鬼子飛機所散的紙條差不多。當時，我們又商議了一番，結果是寫了一封信給『維持會』問它如何回鄉，第二天早上就來了覆信，信裏說，要我們排着隊下山，隊前要有一面鬼子的旗，到了城外六里就應站着不動，并且要喊着『大日本萬歲』，然後等鬼子派兵來搜查了，始准我們回家。」

「先生這種條子，我們可做得嗎？」那老婦向我問着。

「自然不可能。」我回答她。

「對的！」她繼續着說：「我們就決定不理它，在兩三天之後，聽說鬼子已經在山下東西兩面架着大砲，在南北兩面，已經架着機關槍，這樣子是要把我們當着靶子射擊，我們有幾枝土槍，和上幾條長矛，也都磨擦得雪亮，在山中幾條要道中，我們已經派了人把守，第二天三架鬼子的飛機，飛到我們的山頂，我們知道情形不好了，都往山嶼裏藏着，像山崩一樣的轟轟的聲音，整整的響了一個上午，別了下午來了鬼子的一隊騎兵，砰砰的向着我們放槍，那時，我們的土槍，也就發怒的還擊，雙方放了七八十槍，鬼子已經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一面與鬼子抵抗，一面向山奔逃，鬼子到了這個裏，我們就逃到那個裏，這樣兜了六七個圈子，鬼子就退下去，第二天鬼子的三架飛機，又來了，那天鬼子擲了炸彈以後，還放了一陣大砲，鬼子簡直是要把這個白雲山毀滅似的，五六隊的鬼子騎兵，在飛機大砲轟射以後

，分幾路向山中進來，這下子我們知道沒法避了，就揀了一條路，由拿土槍長矛的人領前衝了出來，衝到山脚，鬼子的機關槍霹靂拍拍響了，那幾位拿土槍長矛的人，像發狂似的喊着衝殺過去。那時，我看見前面一排一排的人，都倒了下去，我是完全昏亂了，只是向着地上亂爬亂滾，三百多個日夜見面的人，只剩了三十多個了，這僅存的卅多個人，有的打瞎了，有的打斷了臂，多是成了殘廢的人，我呢，在手臂上也擦過了子彈。他伸出手臂來，露出一個一寸寬的傷痕給大家看。

『我的一個兒子，是在前面拿着長矛奮勇衝殺的一個，他也倒在山下死了。』她又嗚咽了起來。

(四)三條命

在我的周圍，難民愈聚愈多了，我聽着他們血淚的故事，疑心我已回到家裏，在隣友家人擁圍之中，聽着家鄉却後的經過一樣。

「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慘事，」一位六十多歲的老頭子又提起一件慘事來，「這是應該告訴先生的。」

「是的，」我說了話。看見大家又都鎖起了眉頭。

「在我從定遠城逃出來的一天，沿途的難民，三百一羣五百一隊，總有廿多里長。多半的難民，是一手提着箱，一手扶着籃，背上又負着一袋米或是一包被，而且還帶着一羣的老少，在敵人的大砲追着足跟亂放，敵人的飛機，向着頭頂亂炸的時候，那些可憐的難民，怎不慌亂奔跑呢！多多少少的難民，是在這樣殘暴情形之下，犧牲了生命，就是倖存的，不是子失其父，就是妻失其夫，沒有一家不是骨肉分離，演成了人間最的悲劇，在路上，狼籍着的衣服糧食，沒有人敢拾，一一血肉模糊的屍體，更不忍卒睹，這樣狀，我不能多說，我現在只告訴先生，在我們遇到敵人的時候，所發生的一件 事。」

「當我們一羣三百多人逃到西三十里店的時候，突然在我們的前面山澗跳出了

三十幾個兇惡的敵人，將我們一羣難民圍了起來。當時我在一羣難民的中間，只見前面十幾個的敵人，向着一個個難民的身上搜索，就連一個銅子也不忍他們留着，而且還把幾個年青的婦女扣留在一邊，不讓她們過去。在我的旁邊，有姑媳二人，帶着一個不滿二歲的小孩子。她們見了這個情形，互相私語着，姑姑說：「把我的錢搜了，把你的身扣了，我們怎麼辦呢？」媳婦回答說：「不就是餓死了你，迫死了我嗎？」姑姑又說：「我們兩人死了，小孩子不是活不成嗎？」媳婦說：「我們不是說過，死也要死在一起的？」姑姑說：「我們一死容易，小孩怎麼辦呢？」媳婦又說：「還是讓小孩子先死吧！」那時姑媳兩人滿面是淚，媳婦抱着小孩子發抖，姑姑對着小孩子呆望，那個小孩子也繃了繃眉頭，好像也知道過着什麼危難似的。這種淒涼情形，在旁的難民沒有一個不陪着流淚。這時那個媳婦突然高聲的說：「橫豎活不了，就索性這樣吧！」話還未說完，那個不滿二歲的孩子已經被擗在石上角，在旁的難民，看着小孩子全身碰着石角上發出的一聲，都驚跳起來。那時被擗

的孩子在地上只是亂滾着亂嚷着，那個媳婦又忙拾起孩子，擎舉在頭上，然後用着一身的力又向石角上去，在旁的難民看着孩子的血肉四濺又驚跳了起來。當時姑媳兩人已經奔到山澗溪上，我們只聽到「撲通」「撲通」兩聲，就不見這兩個人了。「我聽着這件又淒 又悲壯的故事，心裏也是「撲通」「撲通」的響着。

「那無恥的敵人，見了這回事，笑了一陣之後，仍幹着他們殺人不眨眼的勾當。」那位老頭子嘆了一口氣結束了這個傷心的故事。

(五)馬家園子

「把在馬家園子發生的一件故事告訴那位先生吧？」一位四十幾歲的壯年對着一位青年說。

「馬家園子在什麼地方？」我就問那位青年。

「馬家園子離定遠城西北三五十里的遠近。」那位青年回答說，馬家園子是紅槍

會出沒的場所，敵人對於這個地方，早已懷恨在心，所以一佔領定遠，就馬上派了二百多個騎兵來搜索。這時我們的紅槍會，早已遠去，那裏還會留在圍子裏讓敵人來宰割呢？敵人一到這個圍子，因為搜不着一枝紅槍，就惱怒了起來，竟把圍子裏二百幾十個的男女老少的鄉民用纏縛在一起，硬要他們指出紅槍會的人來。其中一個敵人兇狠狠對着一個有七歲女孩的青年說：「你可知道這裏有紅槍會嗎？」那青年回答說：「沒有。」那個敵人對於這個回答早存不滿的心理，所以一聽到這個答語，就把他的女孩拉了出來，擲到一羣的敵人的手裏。可憐這個活潑潑的女孩子，一落在殘暴成的敵人魔手之下，不到幾分鐘，就撕成了兩片。這兩片血淋淋連肉帶骨的分裂的屍體，是被敵人掛在一顆樹中的兩條樹枝上。當時那些馬家圍子中的人，見了敵人如此滅絕人道的行爲，却發出正義的怒吼痛斥這些狗彘不如的東西。可是那些無恥的敵人更是暴露出猙獰的面目來了。竟在被縛的二百幾十個的馬家圍子的人中，挑出六個青年來，這六個青年被分爲兩組，一組是被縛在樹身上，一組是

被迫站在被縛的人面前，然後敵人在後面架起機關槍來，敵人的殺人的把戲預備好了以後，又拿出三把短刀來，分給那站在被縛的人的面前的三個人，強令他們用刀刮取被縛的人的心臟。誰能刮取自己同胞的心臟呢？」那位青年向着在旁的人反問着。

那時圍聽着的人的心頭，早已被悲憤情緒壓住了，那裏還會透出一句話來呢。

「那三個青年拿着三把短刀，」他繼續着說，「不約而同的向着後面的敵人飛擲了過去，立刻砍中了三個敵人。當時敵人的機槍聲也響了，那站着的三個青年抱着樹上縛着的三個青年高呼着「中華民國萬歲」而死了。那一羣無恥的敵人，經了這個刺激又轉回頭來把所有馬家園子的人驅逐到一間小屋裏，然後架上柴火，把他們活活地葬身火窟裏。這二百幾十個馬家園子裏的人，只有三個人是從這樣的火餓逃生出來。聽說敵人還偷了一頭牛兩隻羊在這人肉爲火堆中煨食着，作爲「勝利的紀念。」」

自我聽了這些難民的傷心史以後，在我的腦海中天天重演着那些事，這是永遠忘不了的仇恨呵。

三、二八、於正陽關

311122
(3)

獸軍獸行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三十日

編者 汪 馥 泉

經售處 救亡日報社

廣州市長壽東路五十號

青年書店

廣州市永漢北路財源前

實價國幣二角

9

